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張曾溶

西山讀書記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仁義

易大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

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勉齋黄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至其為道則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非陽剛陰柔則雖天地不能以自立不仁不義則亦不可以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按易之並言仁義者前章及此而已在天地則曰生

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葢可識矣○又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亦並言仁義之一也

記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曰冬冬之為言中也

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讀為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正義曰春為仁夏為禮令春為聖夏為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為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

中庸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便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

文斯二者而已○聖賢言仁便有箇温厚慈祥之意
帶箇愛底道理下便言親親為大○問修道以仁繼
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義禮曰仁便有義如
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有箇
差等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
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問仁即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曰道是泛說仁是切
要底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逺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

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者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

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然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義之和者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獘也○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時當面便

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問心之德愛之理俱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深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聖

賢之言所以要辨别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商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便傾邪向那邊去故孟子云云董仲舒亦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朱子曰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彞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南軒曰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殘賊之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為君如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見前篇矢人函人章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
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哉此聖賢之深戒
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

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

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是見得事事物物之理無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者皆不待求之於外此身此心便渾然都是仁義○問云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内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

行為準的方得○或言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善利之分曰豈不見上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不是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行仁義猶為二物也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履無非是矣若舜者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皆

為未盡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

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上兼言仁義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義在其中矣○餘詳見前求放心章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

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南軒曰事一也而情有異則所感與其所應皆不同是以古之謀國者以理義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之所由係葢不可不謹於其源也夫說二君而使之罷兵非不善也然由宋牼之說而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事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彛自衆人論之惟欲其說之行而

不睹其害於後在君子則寧説之不行不忍失正理而啓禍源也故使二君悦於利而聽從則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利以至于觀聽之間亦莫不動焉上下憧憧徒知利之為利則凡私己而自便者無不為也人欲肆行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亦且不暇恤矣則豈非危亡之道乎由孟子之説而説以仁義使二君幸而聽則是其心復於正道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則皆知仁義為重將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無

非以是心相與人心正而治道興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一而所以說者異毫釐之間霄壤之分可不謹哉學者有見於此則知五霸之在春秋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管晏而尊子路者也則庶乎知入德之門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朱子曰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

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南軒曰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葢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莫不知敬其兄此其知豈待於慮乎而其能也又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然此章

下文獨言知者葢知常在先也愛敬者良心之大端葢親親為仁敬長為義人道不越是而已能存是心而達之則仁義之道不可勝窮矣雖然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如渴而飲手持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為言也葢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固莫非天理毫釐之差則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則仁義之淵源故孟

子之所以啓告之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若異端舉物而遺則天理人欲混淆而莫識其源為獘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朱子曰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葢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南軒曰尚志者以立志為先也

主乎仁義所謂志也不主乎仁義則倀倀然何所據乎謂之志不立可也殺一無罪非其有而取之舉二事者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義之所以為宜者亦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離也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尚志為先乎○黄氏曰論語一書

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葢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者何也

仁義葢其總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所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充滿也穿穴窬牆皆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其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者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其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貪

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殄滅也然有所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之方乎以其所不為而達之於所為豈非義之方乎達謂達於用充謂充其所有者也此章

始言仁義而末獨言義何也葢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者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

荀子曰處仁以義然後仁

學者有以此說為當理者葢謂施仁而不以義則兼愛無别不足以為仁矣愚謂此不知仁之論也葢仁義雖曰對立然仁未嘗不兼義仁者體也義者用也有體斯有用也以其體而言之則仁者之心無不周

徧所謂理一也至其施之則親親與仁民不同仁民與愛物不同所謂分殊也即所謂義也程子之論西銘盡之矣必若荀子之言則仁未足以為仁必處之以義然後仁也如此則仁小於義義大於仁矣豈理也哉

揚子曰君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剛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朱子曰仁剛陽是一様意思義柔陰是一様意思葢仁本是

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雲云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洙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先生曰然○陽主進陰主退陽主息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消而退者其勢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

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剛於義也柔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葢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問立天之道云云則仁當屬陰先生曰仁何嘗屬陰衮機仲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揚子之言為證殊不知仁之定體自是屬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其地位上

說如何拘得○按前一段正答衮書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葢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然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

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此論分别異同各有歸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

陽是正長底氣隂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

問仁義之為體用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隂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仁體義用之言特舉其一爾

又曰仁義相對為體用仁自有仁之體用義自有義之體用

又曰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

下文云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

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初未嘗相離也

又朱子少時嘗以書問延平李氏曰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含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内也然則理一而分殊是乃本然之

仁義李氏報曰推測到此甚密加以涵養何慮不見道也

仁義而有窮則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

蘇明允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此非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云云而可乎

右蕙言仁義

仁禮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朱子曰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

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所謂存心與存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

於人以其處心與人不同○問自反而忠之忠曰忠者盡己也盡己者仁禮無一毫不盡○我猶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南軒曰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舜者豈但憂之而已哉而所以則而效之者惟恐不及也故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

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右兼言仁禮

仁智

易大傳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其全章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云下文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朱子曰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無憂而其知益深隨處

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葢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春秋傳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

杜氏曰柳下惠也文仲知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廢六關

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塞絶末流而廢之

妾織蒲三不仁也

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

作虛器

謂居蔡山節藻梲○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朱子曰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揚氏曰以山節藻梲居蔡是猶以己養養鳥也焉得知○南軒

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義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理而悖於義孰大於是○按禮記家不藏龜故南軒以為僭上

縱逆祀

躋僖公

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文二年○愚按孔子之言雖為臧文仲而發然即

其所謂不仁不知者則仁知之義可知矣葢舍其所當用之人而使澤不得以及民爭其所不當爭之利而使民不得以自養此文仲之不仁也後之人欲反其失則居顯位者其可不以舉賢揚善為事乎食厚祿者其可不以捐利予民為心乎去其不仁者則仁可幾矣龜所以卜而居之以華侈之室而不知其亡益躋後君於先君之上而不知其非禮海鳥而祀之以盛樂而不知其不能享此文仲之不知也後之人

欲反其失則凡求媚於鬼神要福於冥漠而不循其禮之正不察其理之有無者其可不戒之乎去其不知者則知可幾矣若徒知文仲之失而無自反自克之功則雖終日誦聖經之訓言銖較古人之失得終於亡補而已

論語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

可知智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而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者克己也以所難者為先而不計其獲仁也○吕氏曰當務為急而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或曰問仁而告之以先難後獲何也曰為是事者必有是效亦天理之自然也然或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雖有成功亦利仁之事而已若夫

仁者則先為其事而不計其效知循天理之自然而無欲利之私心也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爾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從夫功利者而為之爾○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彞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閒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問有一毫計功之心便是私欲曰是○獲有期

望之意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先難後獲只是我合做事便自做將去更無下面一截才有計獲之心便不是了大抵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我先有箇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南軒曰難莫難於克己勉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以自有所至若先有期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無妄之六二不耕穫不

菑畬而象曰未富也葢此義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見前言仁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

朱子曰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滞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静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静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

此形容之○知者動然他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雖動而實未嘗不靜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莫不相關雖靜而未嘗不動動不是勞擾紛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須自有互相發明處○問仁者樂山是就成德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初學上說曰也只一般只有箇生熟聖賢是已熟底學者學者是未熟底聖賢○仁者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

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
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若以配陰陽則
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
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為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在
學者默而識之○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
則知為靜仁為動如何曰這道理直看一樣横看一
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己
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

之意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南軒曰動靜者仁智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安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朱子曰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

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未達故又問

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學也如此○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枉與直一例去愛他便不得大抵惟先於知能愛其所當愛只此兩句自包上下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愛人知人是仁智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智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智之體葢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葢用即是體中流出也○問云云曰

尋常說仁智一个是慈愛一个是辨别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裏面有智智裏面有仁○南軒曰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况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則可以盡仁則不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中庸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集畧程子曰成己須是仁而推成己之道及物即是智○吕氏曰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

故思成己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合内外而無間也夫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内外之别人有是形而為形所造故有内外内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原人受中以生安有物我之異内外之别哉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

物此則成物爲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朱子曰吕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葢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于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賔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

孟子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

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朱子曰學不厭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朱子曰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

無不治而其為知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知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獘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上

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爾學者須要窮其原本放得大水下來則如海潮之至大船小船莫不浮動如講學既能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南軒曰自身以至於下皆有當務葢天下之事未有無先後者傳

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物也雖然孟子之所喻特言舍大而徇小者為不知務爾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緦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右兼言仁智

仁孝

孔子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鄭氏曰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乃所以成身

右兼言仁孝

智仁禮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朱子曰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葢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謂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爲義理之節文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蒞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

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問克己復禮為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莅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善處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檢點處○問知及仁守曰

此是說講學莊以涖之以後是說為政○南軒曰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斃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為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言為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右兼言智仁禮

勇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朱子曰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問知是格物致知仁是存養勇是克治否先生曰是勇謂持守堅固○問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懼意思曰交互

說都是○智者直是見得分曉故不惑○問智不惑一段能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亦有人明理不能去私慾然去私慾必先明理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智至於教人當以智為先○問子罕智仁勇章與憲問仁智勇章何以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此亦為學者言又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仁者不憂曰

仁者心與理一心純是道理看甚麽事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有一个道理應副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所以自不煩惱令人有這事却無這道理便處置不去所以憂○又曰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來便有一理以應之所以無憂○問無憂似未是仁先生曰令人學問百種只是要克己復禮若能克去私意純是天理自無所憂如何不是仁○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

之有○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明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南軒曰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其守固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子曰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智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如此○王彥霖問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

子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其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智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德之大者也○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此章當連天下之達道五參看○朱子曰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德雖

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

○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輯畧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又曰智知仁守勇決○又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

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上章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此節之指惟吕氏之言淵慤有味庶幾得之

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此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養大勇除暴救民以安天下矣○南軒曰勇有大小血氣之勇勇之小也義理

之勇勇之大也以血氣為勇則其勇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力可勝也利害可絀也義理之勇不以血氣勢力無所加利害無所絀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欲其擴於義理也夫聖人非無怒也其動不以血氣而以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事觀之則可見矣○曾子聞大勇於夫子章已見前

養氣篇

揚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

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其於勇也其庶乎

或曰顏子之為人也近於怯子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有若無實若虛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程子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禮聘義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

按左氏晉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狼瞫在春秋未得為賢大夫而所謂死而不

義非勇也其言有可取者故附此

右專言勇

西山讀書記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西山讀書記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張曾濬

西山讀書記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禮義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此仲虺稱湯之詞

記冠儀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

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朱子曰察理不精則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豈為是哉○南軒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謂其事雖本是禮義而施之不當一過其則則為非禮義矣故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於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於與是非義之義矣推是類

可見矣蓋禮義本於天而著於人心各有其則而不可過乃天下之公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一以己意加之則是私情而已故其事雖以禮義而君子謂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見前仁義篇

張子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於天

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皆非也當合内外之道

右薫言禮義

禮樂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鄭氏曰禮所以節正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賔軍嘉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

心應和也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

大武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

和樂防之

按此義在周禮最為難通者也先鄭氏以陰德為男

女之情既未適當而康成則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

之屬地產者殖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

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

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殖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其類後鄭之說如此正義從之亦未見其必然更詳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産○正義曰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

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知化產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朱子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葢周末文勝故時人

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葢欲損過以就中也○孔子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若達而在上須更損益○南軒曰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説奈何葢文莫備於周

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獘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各有義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皷云乎哉

朱子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皷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

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黄氏曰程子朱子曰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說不同何也曰不但敬與序之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

記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正義曰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修內也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故云所以修外也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
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上文云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
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云云○
正義曰以玄酒腥魚大羮非極口腹也以朱弦疏越
非極耳目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鄭氏曰理猶性也

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

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欲其並行斌斌然○正義曰樂主和統同禮主序辨異又恒相須也勝猶過也若樂過和同而無

禮則尊卑混一而鮮區別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

屬離析而無復骨肉之愛唯須禮樂兼有所以為美

故語云禮之用和為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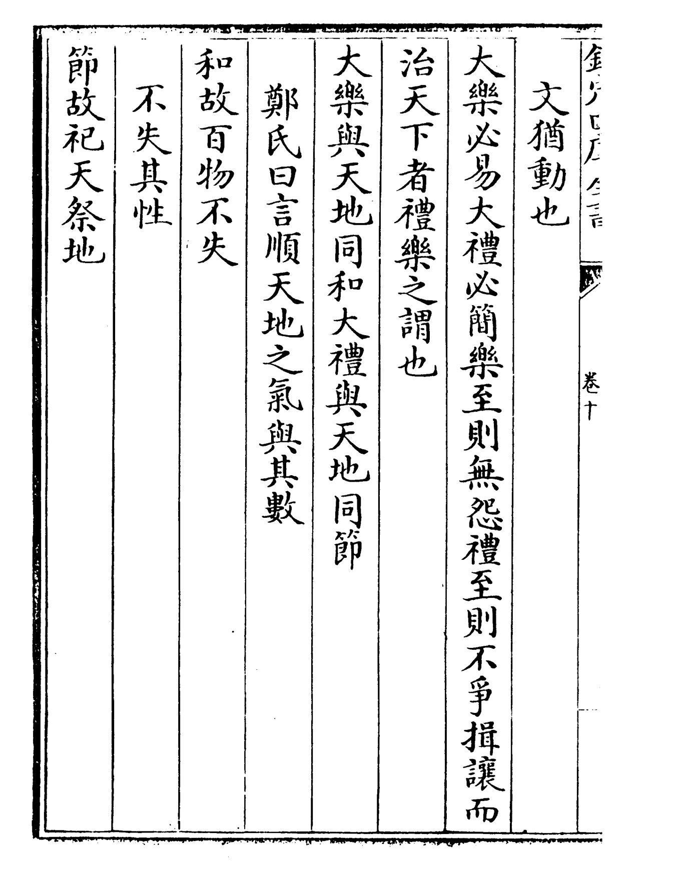
樂由中出

鄭氏曰和在心也

禮自外作

敬在貌也

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文猶動也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鄭氏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

和故百物不失

不失其性

節故祀天祭地

成物有功報焉

明則有禮樂

教人者也

幽則有鬼神

助天地成物者○正義曰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各有高下大小為限節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易上繫曰精氣為物遊䰟

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註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言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詳見後卷○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問云云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理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沿猶因述也○正義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也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也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是同以其致治情同故明王所以相因述也

故鐘皷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俛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

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謂酂舞者之位兆其外營域也正義曰綴者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周謂行禮周曲回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言法天地也○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

意禮以地制如田地不可移易

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于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

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

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質猶本也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正義曰論倫云云者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是樂之情也言樂之本情欲使倫等和同無相損害也欣愛云云者賀瑒曰八音宜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為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也中心云云者謂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莊敬云云者外貌莊敬恭慎是禮之節制也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劉向請興辟雍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云云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祗益趨於虛偽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

近於禮

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鬼神

謂先聖先賢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正義曰此一節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

天地之事各得其宜〇天高地下不同故人倫尊卑

有異其間萬物各散殊塗禮者别尊卑定萬物是禮之法制行矣天地萬物流動不息合會齊同而變化者也樂者調和氣性合德化育是樂興也樂主和同故云興禮主異故云行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主節限故義近於禮○或問天髙地下二段朱子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云云只是説得麤文意不溜亮不

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愚按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

居下生物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賔主下及於輿臺皂隸等級分明不相混亂即萬物散殊之象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為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角徵陽也宫羽陰也六律陽也六吕陰也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

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春作夏長氣之伸也陽之屬也秋斂冬藏氣之屈也陰之屬也樂本陽主乎流動故曰敦和率神而從天禮本陰主乎凝定故曰别宜居鬼而從地所謂鬼神者屈伸而已註疏以聖人賢人之神主之恐非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如此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鄭氏曰畀高謂山澤也位矣尊畀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輝也形體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讀為隮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正義曰地氣上隮者齊升也謂地氣上升天氣下降者謂降下與地氣交合陰陽相摩者摩謂迫切天地相蕩者蕩動也言天地之氣相感動鼓之以雷霆者雖以氣生而物未發故用雷霆以鼓動之奮之以風雨者萬物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言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之自鼓之以雷霆至煖

之以日月皆以天地相蕩細別言之耳○朱子嘗舉此章再三嘆息愚按此章盖詳析前章之旨自天尊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躋至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煥然矣動靜言物之性有動者有靜者方以類聚猶燥濕之異趨物以羣分猶飛走之殊類凡皆為散殊而言註疏之說恐非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

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

間謂百物也

故聖人曰禮樂云

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樂靜而禮動其並用事則亦天

地之間爾正義曰此一節盛說禮樂之大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著猶處也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言禮以禀天氣以成於物故曰禮居成物著謂顯著言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故乾象曰天行健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故坤彖曰安貞吉言樂法於天動而不息禮象於地靜而不動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者動者或一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者或一物安伏而止靜感地之陰氣也天地之間也

者言此一動一靜在天地之間所有百物也○愚按此章亦推廣前章之旨樂著大始禮居成物註疏得之但禮以稟天氣以成於物一句辭義不明似有舛誤當云禮法於地地稟天之氣以成物故云禮居成物樂著大始註訓著為處著不息云云則訓著為明白愚謂三著字皆當訓處而音同著尊之著著之為言處也蓋處乎上而不息者天也處乎下而不動者地也此天地之定體前章所謂天地之序也而陰陽

二氣一動一靜循環於兩間者此天地之妙用前章所謂天地之和是也葢必有自然之序然後有自然之和故聖人曰禮樂云而不曰樂禮周子所謂禮先而樂後程子所謂無序則不和皆此意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為豢為作也言豢豕為酒本以立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

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分扶簡反大事謂死喪也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著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正義曰士之饗禮唯有一獻言所獻酒少也從初至末賓主相答而有百拜言拜數多也是意在於敬不在酒也終日飲云云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綴止也人君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其感人云云者言樂本從民心而來故感動人深也○愚按有喪事而無禮則哀必過有大福而無禮則樂必淫哀

樂之分皆以禮終所以約其情使合於中也禮之為用大矣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

鄭氏曰油然新生好貌也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詐之心入之矣

鄙詐入之謂利欲生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也故徳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朱子曰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為是○又曰聖

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户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或問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也今曰鄙詐之心易慢之心何邪愚謂中心不和不樂則鄙詐入而為之主外貌不莊不敬則易慢入而為之主既為主乎内非心而何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鄭氏曰進謂自勉强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

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為褒褒猶進也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程子曰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

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性情之正○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人情之所樂故須勉强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又不可故須反方得○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鄭氏曰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

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自由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言作樂之時衆庶皆聽之而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禮也者云云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樂樂其云言王者正樂歡樂其已之所由生若武王民樂其武德武王由

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爲樂名以受施處立名無報

反之義也而禮反云云言王者制禮必追反其所由

始祖若周由后稷爲始祖即追祭后稷報其王業之

由是禮有報也樂章德云云者樂但施恩不望其報

是樂章明其盛德也禮者報也言行禮者他人有恩

於己己則報有情但先祖既爲始於子孫則反報其

初始以人意言之則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則

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

鄭氏曰同同和合也異異尊卑也

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

管猶包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焉領猶理治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言天地將為之昭明也○正義曰樂也者云云樂出於心聽之則歡悅是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云云禮見於貌行之則恭敬理事也言事之不可改易也樂出於心故曰情禮在於貌故云理樂統同云云統領也言樂主相親是主領其同禮殊别貴賤是分别其

異也禮樂所說義理包管於人情也窮本云云者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哀心樂則樂是可以窮原極本也若心惡不可變惡為善是知變也著誠云云者誠謂誠信也僞謂虚詐也言顯著誠信退去虚僞是禮之常也若人内心虚詐則外貌敖狠唯禮知之故云云也偩猶依象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情也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也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云也降興云云者興猶出

也禮樂原與天地相合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而及下也凝猶成也是謂正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言禮樂之所成就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也領猶理治也言禮樂理治父子君臣之限節而樂主於和聽之則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禮能領父子君臣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及於禮云云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

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别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如無以合和衆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

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

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賔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内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正儀曰四者謂賔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

堂主人獻賔賔飲訖而樂闋是一也賔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樂闋是二也至工入升堂歌清廟是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是四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是大饗四禮之外加此五事總為九也○按雖在畆畆之中事之聖人已鄭氏云事之謂立置於位聖人已者是聖人也正義推說謂茍能知此四事雖在畆畆衆人奉之立置於位戴以為君本旨恐不如此近世慈湖楊氏有閒居解此一節云畎畆之中無兩君

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於其前而昧者不知也又曰學道者率以言而離默而近此兩君相見之禮不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樂即吾之言也內外一物動靜一體離物我裂語默判本末者不足以語此也楊氏之說頗有意味姑附此以俟講論○君子知仁鄭氏曰知禮樂所存愚謂兩君相見禮樂並興敬而文

和而節於此可以知其禮樂之妙故曰知仁焉葢禮樂之中有仁而仁不在禮樂之外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備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

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災

敢問何謂五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何謂三

無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敢問何詩近之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

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

鄭氏曰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人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安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遜之禮也救之賙卹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卹之則民傚之此非有衰經之服五起謂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正義

曰此五節從輕漸至於重

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

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

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致堂胡氏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劉向請興辟雍胡氏論之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

樂云云彼庠序之羣處雅頌之聲音揖遜之威儀特其具耳無本而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益趨于虛偽之域不若不行之愈也

右兼言禮樂

智禮

易大傳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畢如地而業廣○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知崇是智識超邁禮畢是須就切實處行知識高便是象天行切實便是法地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是禮畢之事○地至畢無物不載所謂德言盛禮言畢是要極畢故無物事無箇禮雖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惟恐失之這便是禮畢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左足上

西階先右足羮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正謂此也○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才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是有欠闕便不廣了地雖極卑無有欠闕故廣○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已明須是放低著實做去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是强辯取勝之

心乎○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成性與成之者性只此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个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相似○成性如言明德如堯德相似○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横渠言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其言成性猶言踐形性說不是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此說與

孔子之意不相似

右兼言智禮

智聖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愚謂孔

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葢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有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

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知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葢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振而玉終

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倪寛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蕪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右兼言智聖

禮義信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朱子曰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情實也敬服用情葢皆以其類而應○南軒曰小人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

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所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葢好德者人之公心視遲之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遠矣

右兼言禮義信

信禮義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子曰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茍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矣○或問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何也曰人之約信因欲其言之必可踐也然其始也或不度其宜焉則所言將有

不可踐者矣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可也若約信之始而必求其近於義焉則其言無不可踐而無二者之失矣或曰然則葉公所謂復言非信者何耶曰此特為人之不顧義理輕言而必復者發以開其自新之路耳若信之名則正以其復言而得之也今不察其言不近義之差於前而責其必復其言之失於後顧與信之所以得名者而亂之則是矯枉過

其真矣或者乃引之以釋此句以為信不近義則言有不可復者是乃使人不度於義而輕發其言以開誕謾欺偽之萌其獘且將無所不至非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㫖也曰為恭而中節則能遠恥辱何也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於恥辱然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以自取恥辱惟致恭而必求其近於禮焉則其可遠恥辱也必矣或曰先儒又有以為恭而近禮然後君子行之以遠恥辱若非禮之恭則寧身

被困辱而不為也其說何如曰此其意善矣然亦非有子之意也有子之意本為謹其言行以防後患於未然之前所謂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者也豈使人不戒於初而徐計之於已然之後崎嶇反側如或者之言也哉曰因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何也曰此章前有孝弟謹信而親仁之說厚重忠信而友勝己之說後又有不求安飽敏行謹言而就正有道之說其與此章之意亦相表裏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言人欲有所依必度其人之賢而後依之則在我不失其所親而彼亦可以為宗主矣○問云云曰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及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他便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可恥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亦可以宗而主之一般人來薦我合下須知得那人如何便當謹所擇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

出悔吝○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脱不得乃是所因失其所當親者也○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便莫要親他○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孔子於衛主顔讎由則是可親之人若主癰疽瘠環則是不可親之人○愚按因不失其親如擇師友結昏姻之屬皆是

右兼言信義禮

德禮

易大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朱子曰釋謙九三爻義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右兼言德禮

忠信

易乾九三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朱子曰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中真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真實○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葢取健順之體修辭立誠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静順之體○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葢是剛健粹精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形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葢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做將

去故以為學者事○伊川說內積忠信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僞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問乾之忠信與他書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

此非有等級也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無妄耳○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地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个空殼

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立其誠誠依舊是上面忠信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身業是見之於事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問修辭也是舉一端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忠信心也修辭事也然藴於心者所以見于事修於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

學所以内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或人以修辭名齋其意主於為文朱子告之曰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修治之其曰修辭豈作事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而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本旨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

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以為文辭而已則恐其於朝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餘見後卷○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

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耳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信之為信實有之理也凡性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者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其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者是也葢五行之氣各居一方而王一時惟土無不在

故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禀以生者莫不象之此人之所以克肖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忠信一也但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内外始終本末存於己為忠見於物為信○發己自盡謂凡出于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茍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信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

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爾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見爲學章

主忠信

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而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並見後篇

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

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積沫以為基亦沒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朱子曰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禮記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詳已見前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詳見後大學篇

右兼言忠信

善信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

朱子曰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者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葢在善信之閒觀其從于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顔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焉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

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而充之至于神則不可得而名之矣善人只是一箇渾然好人都是可欲更無些可嫌處○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有諸己之謂信謂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不可謂之信○有諸己韓文公所謂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子借看之喻是也○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

之分有諸已之信屬焉一是自然一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禀好欲是别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說學○南軒曰云云人雖本有是善而為氣習所蔽莫之能有惟其存之久而後能實有之未有之如他人之物有諸已而後為已物也自是而不已焉則進乎充實之地充實者充盛篤實也美者美在其中也美之所積者厚則光輝之所發者充塞而不可揜矣故

謂之大然猶有大之可名至於大而化則大不足以名之程子謂未化者所操尺度以量物用之尚未免於有差至於化則已即是尺度尺度即已葢成乎天者也若夫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也○問大而化之之謂聖横渠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此則與易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同或説大猶有迹化謂使充實光輝者泯然無形迹之可見

竊疑與釋氏銷礙入空之說相似不知如何先生答

曰孟子說化字與易之變化不同後說得之然非銷

礙入空之謂更分别之自可見矣

此章言善信美大聖神凡六等今獨摘善信二字為

題者葢善信者美大聖神之本而美大以上皆善信

之積故也

右兼言善信

順信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朱子曰釋大有上九爻義

右兼言順信

西山讀書記卷十